

河間府新志卷之十

人物志

人物之名蓋難矣哉臧孫辰不云乎立德立功立言斯爲不朽稱人物者由此其選矣然而駿雄瓌璋之士固無多見於世而郡國賢彥以時自樹流聲後來往往蓋有且深山大澤材木所出十夫之抱千尋之質過者珍之歎爲殊尤若夫鬱崛喬檠合程量中規器駢產以立者雖或小大細鉅之不同要皆山澤所有而貴爲世用者也語曰上山伐檀榼榿先殫榼榿之不必如檀然伐者尚殫取焉以爲檀之類而材之

河間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一

具也論人物於郡國猶是已河間自漢唐以來多稱名乎世惟舊志所序駁糅少倫時代混淆雜入他郡項仲山以汝南之士亦列瀛州高敖曹以代北之豪更歸渤海元魯山盛唐之名德乃曰隋朝袁南陽給事之先人反居孫後至如齊獻武王旣崇帝號例非列傳可登況乎久家秀容全乖事實又若張方晉之亂賊封倫唐之佞人似此咸書豈爲經法汨陳記載所失尤多今辨其舛紊加之別擇削其不當書與不必書而書其最著與其次之有可稱溯漢至今爲一篇以備郡人之言人物者

人物上

漢

毛公者趙人也初魯有大毛公爲詩詁訓傳於其家至毛公治詩尤精是爲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詩授同國貫長卿毛公之名初不聞於西漢其曰萇者范曄儒林後傳所稱云爾初言詩者有齊魯韓三家公所傳是爲毛詩河間王好之而未得立於學官其後三家詩皆廢而毛詩大行漢中興後鄭衆賈逵並傳之馬融作詁傳而鄭司徒爲箋毛公官至北海太守司徒於諸經皆稱注獨此言

河間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二

箋者以舊府君雖時世遙隔尚致州民之敬故也按前漢儒林傳唯云毛公趙人不言河間乃今特以敘於郡人物之首則直以班固傳序決而得之固之言曰詩家魯則申培公燕則韓太傅春秋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夫固旣稱仲舒廣川人此復云趙者卽是可以推史於毛公之稱趙人者矣特廣川趙其文於仲舒兩見而毛公則唯趙人之一見耳且昔孔子没七十子之徒多在齊魯門人弟子各傳六藝自戰國至漢興未常少衰而趙河間尤近齊魯漢初時燕

趙儒者多在河間涿郡斯則九里之潤被及者多固知史稱毛公趙人者之爲河間無所疑今不直云河間仍書趙人者遵舊史也其下韓嬰書燕人者義與毛公畧同

韓嬰燕人也景帝時爲常山太傅作詩內外傳凡數萬言韓生亦以易授人武帝時常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常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凡嬰所爲詩內傳不傳其傳者外傳十卷東都薛漢習

河間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三

韓詩以章句著名故韓詩有薛君章句云

韓太傅墓在任邱古鄭縣也鄭漢時屬涿郡嬰當卽鄭人矣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尊師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數百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覽而異焉凡三冊旣畢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王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仲舒爲人廉直公孫宏嫉之膠西王亦上兄 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於上獨仲舒可使相膠西王王聞

仲舒善待之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年老以壽終仲舒所著公羊治獄十六篇石渠論議奏三十九篇春秋繁露十餘萬言春秋決事比十篇仲舒旣歿劉向稱以爲王佐之材而東漢王充仲壬著書指爲國之鴻寶文章之烏獲云東漢鍾離意爲魯相修孔子廟得懸甕發之有文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仲舒春秋廣川段仲溫傳之而與仲舒同國廣川人孟但者以傳田何易仕爲太子門大夫

王尊涿郡高陽人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爲獄小吏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無不對太守奇之久之稱病去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通大義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以高第擢安定太守坐免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琅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州郫九折阪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居二歲懷

來徼外蠻夷歸附遷東平王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及尊視事王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會南山盜備宗等爲吏民害歲餘不能禽大將軍王鳳薦尊徵爲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盜清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免三老公乘輿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天子復以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金隄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以身填金隄因止宿河上及水盛隄壞吏民奔散尊立不動而水波却迴白馬三老朱英等奏狀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

歲卒官吏民祀之

按漢書鄭高陽皆屬涿郡今任邱爲鄭其西北隅兼有古高陽地又郡有王尊墓隋圖經云在武垣城東北隅故得列焉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也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爲尚書建初中有侮辱人父者其子殺之肅宗賞其死自後因以爲比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則是故設奸萌生長罪隙議上不省敏復

臯陶造律本欲禁民爲非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和帝乃從之拜司隸校尉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後拜司空以病乞身卒於家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少好學明五經隱居鄉里立精舍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司徒种暠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疾詣京師淑不得已赴洛陽對策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

河間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六

事皆效驗再遷尚書侍中上疏以爲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以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時黨錮議起天下以淑與陳蕃竇武並稱爲三君靈帝旣立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劉儵河間人也桓帝時爲御史靈帝立拜爲侍中與太尉陳蕃謀誅宦官不克而死儵弟郃自大鴻臚拜司徒少府陳球說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臺鼎豈得雷同依違而已今宦者曹節等放縱爲害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郃許諾節等聞之共白帝

曰郃等交通謀議不軌帝大怒收郃與球皆下獄死

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也留侯良之後有文才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雋討黃巾爲別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書謁文嘲凡十九篇又善艸書妙絕時世人共傳之

趙苞甘陵東武城人從兄忠爲中常侍苞耻其宦官名誓不與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名振邊族到官明年遣使迎其母妻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入寇

河間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七

苞母妻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苞帥步騎與賊對陣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昔王陵母對使者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卽推破母妻皆爲所害苞殪殮母畢自陳歸葬葬訖嘆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李雲甘陵人也好學明陰陽舉孝廉遷白馬令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

功並封列侯專權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  
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帝震怒下有  
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寺獄中常侍御  
史廷尉雜考之宏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獲罪  
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  
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  
於忠國而已帝曰雲言帝欲不諱是何等語而可  
貰乎卒不聽雲與衆皆死獄中

魏

張邰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爲軍司馬佐韓

河間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八

馥後馥敗以兵歸袁紹魏武與紹相拒於官渡邰  
說紹紹不能用而以重兵攻魏營紹軍潰邰乃歸  
魏拜徵西將軍邰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  
無不如計後蜀諸葛亮引兵出岐山文帝詔邰督  
軍西至畧陽亮還保岐山邰帥師追之至木門與  
亮戰飛矢中邰右膝遂卒謚曰壯侯邰所薦鄭人  
畢湛經明行修詔曰昔祭遵爲將奏置五經大夫  
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勤戎旅內存  
朝政朕嘉將軍之意擢湛爲博士

邢顥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



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遊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  
顯謂疇曰黃巾之起餘二十年海內鼎沸百姓流  
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  
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顯民之先覺也乃見太  
祖求爲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顯爲冀州從事時  
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  
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顯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  
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  
行人爲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以病去官是時太  
祖諸子高選官屬謂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

顯輩遂舉爲平原侯植家丞顯防閑以禮無所屈  
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顯北土  
之彥少秉高節 靜澹泊言少理多眞雅士也楨  
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顯反  
疎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  
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  
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  
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翊其美太祖問顯顯對曰以  
庶代宗萬世之戒也願殿下慎重察之文帝踐祚  
爲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爲司隸校尉遷

太常黃初四年薨

晉

刁協渤海人協少好經籍博聞強記累官鎮東軍長史元帝初拜尚書左僕射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協諳練舊章凡所制度皆出於協大興初遷尚書令協每崇上抑下故爲王氏所憾及王敦搆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至江東遇害後事定乃復官祀以太牢

高瞻字子前蓀人長八尺有二寸英爽才俊調尚書郎永嘉之亂還鄉里與父老議北徙歸王浚見浚政令無恒乃依平州刺史崔毖毖伐慕容廆瞻固諫以爲不可及毖敗廆署瞻爲將軍廆敬其資器親來候問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益辭疾篤竟不爲屈而卒

通志舊志並載晉孟觀而舊志復有張方景州東光諸志又載封孚韓恒等方爲河間王將兵逼天子與觀之先後附賈后趙王倫皆亂人也至孚恒等苟仕慕容僭竊之國非君子所予是以咸削之

北魏

高允字伯恭少孤 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  
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年  
十餘推財與二弟去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  
好文學負笈千里博通經史天文術數神麈四年  
徵拜中書博士後以勲賜爵汶陽子領著作郎詔  
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敕以經授恭宗甚見禮待  
世祖問允曰萬幾之物何者爲先是時多封禁良  
田而游食者衆允因以田事爲喻世祖善之遂除  
田禁悉以授民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世祖奉使  
并州受布事發問允首乎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

答詔宜實黑子不從遂獲罪及崔浩以史事被收  
允直中書省恭宗召允欲導之脫與俱入見帝問  
國史皆浩作不允曰臣多於浩帝大怒恭宗啟帝  
曰允小臣迷亂失次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允允  
曰殿下哀臣侍讀日久欲丐臣生耳實不問臣不  
敢迷亂帝以爲直而宥之恭宗後讓允允曰臣與  
崔浩同事生死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恩違  
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我  
不奉東宮導旨亦恐負翟黑子也高宗卽位允頗  
有謀不蒙褒異終身不言高宗將大起宮室允諫

止之又以風俗婚娶喪葬不依古式疏陳五異尋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帝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厨中鹽菜而已帝嘆息曰古人清貧豈有此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忱爲長樂太守進爵梁城侯高宗重允嘗不名呼爲令公顯祖居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叅決政事允始請郡國建學立博士助教學生等顯祖從之以老病乞骸骨不許著告老詩作徵士頌皇興中詔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從

顯祖北伐又上北伐頌帝時有不豫以高祖冲幼欲立京兆王子允涕泣諫繇是傳位高祖進爵咸陽公以疾告歸尋以安車徵至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允上酒訓高祖悅之太和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諮訪焉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前后賜賚從來莫及朝廷榮之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諡曰文

邢巒字洪賓河間鄭人魏太常貞之後也巒少好學負帙尋師守貧立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畧美鬚髯姿貌甚偉累遷員外散騎常侍使齊還

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  
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時巒奏崇節  
儉帝從之尋正尚書行梁秦二州事進退徵攝得  
以便宜從事巒至漢中遣兵討賊皆歛服乘勝追  
奔至關城之下詔拜巒持節梁秦二州刺史於是  
開地定境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獲郡十四遂逼  
涪城巒表上五河圖後復表之宣武不從梁人侵  
徐兗朝廷乃以巒爲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  
東將軍巒至乃分遣將帥致討兗州悉平帝賜巒  
璽書慰勉之巒累表求退帝許之後詔巒持節討

豫州白早生巒率八百騎倍道兼行次鮑口擊賊  
大將胡孝智乘勝至縣瓠卽渡河而大兵繼至遂  
圍之敗梁將齊荀仁二十一人卽白早生同惡者  
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之巒曰此  
陛下聖畧威靈中山王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  
有帝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可足稱奇乃讓功而  
弗處也巒自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修正不復  
以財賄爲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  
撫軍將軍卒於官巒才兼文武朝野宿望上甚悼  
惜之賜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諡曰文定

封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義偉伯參焉雅爲太保崔光僕射游肇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爲孝經解注命偉伯爲難例九條皆發起隱漏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或稱之時朝廷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乃搜檢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又撰封氏本傳六卷後尚書僕射蕭寶夤爲關西行臺引爲行臺郎及寶夤爲逆偉伯與南平王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兵討寶夤事發見殺永安中贈瀛州刺史

高祐字子集允之從祖弟滄水公讜之子也幼涉經史好文字仕魏累官中書侍郎孝文嘗問祐比水旱不調何以弭災祐曰旌賢考政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曰守宰貞良則盜自止矣又上言選舉不考職政之優劣專簡年考之多少非盡才之方謂宜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凡勲舊之臣年勞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以爵賞不可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私人以官者也帝皆善之官至光祿大夫祐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爲時所稱除著作郎歷中書侍

郎

邢臧字子良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考上第爲大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爲裴頌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合義出爲本州從事雅爲鄉情所附永安中徵爲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東牟太守時天下多士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情愼奉法吏人愛之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文

邢蚪字神彪著作郎敏之子也少爲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爲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

河間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十五

孝文因公事與語問朝廷宴享神蚪以經對大合上旨帝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蚪往往折以五經正禮爲尚書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雁門人有害母者八產奏輓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蚪駁議云春秋無將將而必誅謀逆者戮及期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旣逆甚梟獍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 宜投之四夷敕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絕其類也

奏入宣武從之後爲光祿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假歸遇秋水暴長河橋破絕蚪得一小船而渡漏滿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爲時所稱卒贈幽州刺史謚曰威蚪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並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篇

北齊

封隆之字祖裔弱冠仕州郡主簿起家奉朝請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隆之擒獲慶賜爵爲子爾朱兆入洛莊帝幽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持節東歸圖爲義舉與高乾等襲州城尅之遣子子繪迎

河間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十六

神武於滏口神武破兆軍廣阿以爲北道大使留鎮鄴尋徵爲侍中封安德郡公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爲斛斯椿等所搆逃歸神武召赴晉陽天平初復入爲侍中預遷都議孝靜卽位除吏部尚書以本官行冀州事擒陽平賊路紹遵元象初加開府興和元年復徵爲侍中累官尚書右僕射高仲密之叛冀州扇動詔隆之尉撫文襄密書與隆之悉收其枝黨家累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詔旣理無追改今若收治示民不信脫或驚擾所



大啟於神武寢之隆之素得鄉里人情頻爲本州  
留心撫字吏民追思立碑武定三年卒年六十一  
神武後至冀州境次子交津追憶隆之令參軍宋  
仲羨以太牢就祭焉贈太保諡曰宣懿

邢邵字子才臧弟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  
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  
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曰誦萬餘言族兄巒謂子弟  
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以霖雨不  
暇游晏乃讀漢書五日畧能徧之後因飲謔倦方  
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旣

河間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十七

瞻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宣武甚親重之後除  
驃騎西兗州刺史在州有善政桴鼓不鳴

權會字正理鄭人也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  
妙盡幽微詩書三禮之義無不該洽兼明風角妙  
識元象仕齊初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爲館客甚  
敬重焉命其子敬盡師傅之道暹欲薦會與馬敬  
德等爲諸王師會性恬靜不慕榮勢耻於左官固  
辭暹識其意遂罷薦舉尋追修國史監知太史局  
事後遷國子博士

劉晝字孔昭阜城人少孤貧好學從李寶鼎受三禮

又就馬敬德習左氏春秋恨下里少墳籍策杖入  
都知鄴令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求爲其子博士  
恣意披覽晝夜不息累舉秀才不第北齊時刺史  
李璵嘗欲以晝應詔先問之晝曰公自爲國舉才  
何勞語晝孝昭卽位求直言晝步詣晉陽  
甚切直而多非世事遂不見收乃編錄所上之書  
名曰帝道又著書數千言以指時政之不良者竟  
不仕終其傳於世有新論數十篇名石苞子  
邢峙字士峻鄭人少好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北齊  
爲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  
者風廚宰進太子食有邪蒿峙令出之曰此菜有  
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嘉之後爲清河太守  
有惠政卒

北周

熊安生字植之阜城人少好學勵精不倦博通五經  
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至千餘人齊清河中爲國子  
博士時後周旣行周禮有宿疑碩滯數十條皆莫  
能辨周天和二年使兵部尹公正來聘語及周禮  
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公正有口辨安生  
語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宏

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覩奧豈可汨其先  
意當有次第陳之公正於是質所疑安  
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還具言之武

大欽重之及入鄴首幸其第引與同坐謂曰齊氏  
賦役繁興竭人財力朕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  
之百姓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  
鉅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大悅詔給安車  
入朝敕令恭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文學博士  
時年已八十餘致仕卒安生學爲儒宗受其業擅  
名者有劉焯劉炫所著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

疏二十卷孝經義疏一卷

黎景熙鄭人少好讀書性强記默識而無應對之能  
其族祖廣武太時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  
清河崔宏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  
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異又好元象頗  
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惟窮獨自  
處不以饑寒易操與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交永安  
中道源勸令仕始爲威烈將軍孝武西遷季明乃  
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稍遷黎陽  
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

穎川時王思政鎮穎川景使召季明留於內館月餘周文帝徵之遂入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拜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惟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爲史官遂十年不調武帝末遷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僚極言得失季明上封事云云於是廨宇方止天和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

張羨河間鄭人也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爲蕩難將

河間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二十

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文引爲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職大夫雍州中從事應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爲司城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爲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隋文帝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及謁見敕令勿拜持杖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卒贈滄州刺史諡曰定所撰老子莊子義五十二篇

隋

高頴自言渤海蓀人曾祖暲太和中官至衛尉卿祖季安兗州刺史父賓頴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爲記室隋受禪封渤海郡公文帝嘗問頴以取陳之策納而用之九年伐陳爲元帥長史三軍取斷於頴陳平進爵齊國公龐晃等前後短頴帝皆疏黜曰高公猶鏡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志頴固爭不可獨孤后陰欲去之屢以事構竟免官煬帝卽位拜太常卿人有奏頴訕上者被誅諸子徙邊頴當朝幾二十年論者以爲眞宰相

王伽河間人文帝時爲齊州行參軍送流囚李叅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固其職也重勞縣卒豈不愧心叅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縣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勉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叅刑措其何遠哉乃擢伽爲雍令公孫景茂字元蔚阜城人博涉經史人稱爲書庫初

仕周爲濟北太守隋開皇初召爲汝南  
爲曹州司馬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  
平賊之役徵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祿爲粥饘湯  
藥多方賑濟之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示天  
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年七十七賜坐嘆  
其衰老景茂再拜對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  
七十而逢陛下上悅詔褒之加儀同三司伊州刺  
史明年以疾徵人吏號泣於道及愈乞骸骨不許  
轉道州刺史悉以俸買牛犢雞豚惠民之不能自  
存者嘗單騎巡民家見產業修舉者褒稱之有過

訓誨之不彰其跡由是人崇義讓有無均通男勤  
於耕女勤於織村落間風同俗美如出一家後請  
致仕上優詔許之仁壽中上遣使河北視景茂見  
其神色不衰還以健奏拜淄州刺史賜馬輦歷職  
皆有德政大業中卒於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  
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所皆望  
墳痛哭野祭而去

劉焯炫叔父也自幼志殫問學精明五經尤善歷筭  
於諸經疏說多有新義北齊至隋河北多經師熊  
安生徐遵明等咸聲聞江表然未有及焯者 教

授弟子門徒常數百人與炫俱爲大儒

通志以焯爲信都人舊志以炫爲阜城人不知昔之阜城故屬信都也史不言阜城而言信都者特舉其郡稱之耳舊志及阜城志旣載炫安得遺焯哉

劉炫字光伯阜城人少以聰敏見稱於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周武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召爲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

河間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二十二

隋開皇中奉敕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煬帝時修律令授太學博士歸以教授爲業時盜起穀貴餓而卒

唐

李綱蓀人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瑗慕張綱爲人改焉仕周爲齊王憲參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寮屬証証其罪綱矢死無撓辭及憲誅露車載尸故吏奔匿綱撫棺號痛爲瘞訖乃去仕隋爲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斌媚娘曲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

使上聞之豈不爲殿下累乎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綱對曰太子資中人得賢者輔之而善奈何歌舞鷹犬織兒使曰侍側何特太子罪耶帝曰以汝爲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曰朕過矣擢尚書右丞時楊素蘇威用事綱持正不詭迎隨後詔出南海應接林邑久不召乃身入奏威劾綱擅去所部以屬吏會赦免大業末賊何潘仁劫爲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旋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帝以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諫不納後太子寢狎無賴綱頻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

罵曰爲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耶綱曰潘仁賊也然每諫輒止故爲長史無媿陛下厚自伐臣言如持水納石且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帝以綱隋名臣手敕未嘗名貞觀四年復爲少師以足疾賜步輿聽乘至閣問事及疾帝遣房元齡至家存問卒年八十五歲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

高儉字士廉以字顯蔭人也敏惠有度量狀貌若畫觀書一見輒誦仕隋爲朱鳶主簿會世大亂唐高祖遣使徇嶺南武德五年與交趾太守來歸時太



宗領雍州牧薦士廉爲治中封義興郡公出爲益州太都督府長史有治績入爲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雅負才鑒用人無不當者遷尚書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卒贈司徒諡文獻陪葬昭陵

高馮字季輔以字行景州蓀人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爲汲令縣人反城應賊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人戰擒之賊衆畏伏更歸附之至數千人俄與武陟季厚德將其衆降唐授陟州總管府戶曹參軍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轉中

河間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二十五

書舍人列上五事以爲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者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如尚書八座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修潔者任之敦朴素革浮僞使家識慈孝人知廉耻過行者被嗤於鄉不道者蒙擯於親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工匠不能給驅使又願愛其財毋使殫惜其力毋使敝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蓄少而科役多 待令得休息強本弱支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頗舒閑宜爲差等

均量勞逸公侯勲戚之家邑入俸稍足以奉  
貸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爲錐刀宜  
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饑寒之切夷惠不能  
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而求其廉  
正恐巡察歲出輜軒繼軌而浸漁不息也宜及戶  
口之煩倉庾且實稍加廩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  
然後督責其效則官人畢力矣又諸王等俱陛下  
懿親爵封旣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爲爨  
奏太宗稱善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  
誠切至帝 鐘乳一劑曰爾藥石之言朕以藥石

相報後爲吏部侍郎善銓敘人物帝賜金背鏡一  
況其清鑒焉久之 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監  
修國史進爵蓀縣公永徽初加光祿大夫侍中兼  
太子太保感疾歸第有詔以其兄虢州刺史季通  
爲宗正卿視其疾遣中侍曰侯增損卒年五十八  
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諡曰憲官給轎車歸  
葬於鄉

張士衡樂壽人父文慶北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居  
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見之爲泣下奇其操  
謂文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爲君成就之乃授以詩

禮又從熊安生劉焯受經貫通大義仕隋爲餘杭令以老還家大業兵起諸儒廢學唐興士衡復教授鄉里幽州都督燕王靈夔以禮邀聘北面事之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太宗洛陽宮帝賜食擢朝散大夫宗賢館學士太宗以士衡齊人也問高氏何以亡對曰兇險佞才是信是使忠良外誅骨內離剝喪元良故周師壓郊人莫爲之用此所以亡復問事佛營福其應若何對曰事佛在清靜仁恕耳如貪婪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爲君仁爲臣忠爲

子孝則福祚永反是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因以是規之太子廢給傳罷還鄉里卒

張大隱士衡子也儀鳳中爲太常博士累遷中書舍人垂拱中博士周棕請立武氏廟爲七唐廟爲五大隱奏言秦漢母后稱制未有戾古越禮者棕損國廟教違悖大義不可以訓武后不獲已聽之官至禮部侍郎

袁恕已滄州東光人仕累司刑少卿相王府司馬與誅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郡

公實封五百戶將作少監楊務廉者以工巧進恕已恐其復啟游娛侈麗之漸言於中宗曰務廉位九卿忠言嘉謀不聞而專事營構以媚上不斥之無以昭德乃出務廉陵州刺史未幾拜中書令特進南陽郡王罷政事爲武三思所陷流環州使周利貞逼之恕已素餌黃金至是飲野葛數升不死乃擊殺之玄宗初追諡貞烈恕已與張柬之等提衛兵誅佞臣中興唐室有社稷功

李湛瀛州人沉厚有度六歲授周王府文學累遷右散騎常侍襲河間郡公武后留湛宿衛頃之復爲

河間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二十八

右散騎常侍賜鐵券與張柬之敬暉李多祚王同皎請太子至元武門斬關入及長生殿白武后曰諸將誅逆臣易之昌宗恐漏大謀不敢豫奏頓首請歸死后病卧顧湛曰我於而父子不薄亦與是耶後遷左領大將軍開元十年卒贈幽州都督張署祖利貞爲御史有名元宗世父郇以儒學進官御史署方直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辭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尋從江陵掾拜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

司錄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後遷尚書刑部員外郎爭法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禁宰牛捕生一皆立絕使諸生學禮吏民大喜從化度支符錢折民戶租歲徵綿六千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惟恐不及事被罪署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桑蚕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携守州門叫譴爲賀改豐州刺史觀察使卒

王峻景城人後徙洛陽父行果爲長安尉知名峻少孤好學祖有方奇之曰是子當興吾宗長豪曠擢明經第始調清苑尉歷除殿中侍御史會朔方元

河間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二十九

帥魏元忠討賊不利劾奏副將韓思忠敗律當誅峻以思忠偏裨權非已制且其人勇智可惜不宜獨誅固爭得釋峻亦出爲渭南令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常仰餉衡永峻始築羅郭罷戍卒埭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後以洮水戰捷加銀青光祿大夫明年突厥叛峻自東道追獲三千級以功遷朔方大總管峻氣貌偉特有古人風始二張誣魏元忠峻獨上疏申救宋璟曰魏公全矣子再觸逆鱗其殆哉峻曰魏公以忠獲罪苟得辨雖死弗悔後以戶部尚書爲朔方軍節

度使卒贈尚書左丞相諡忠烈後信安王禕討奚於幽州告捷且言戰時見峻麾兵赴敵天子嗟異封峻墓表異之優其子孫

邢君牙樂壽縣人少從幽薊平盧軍以戰功歷果毅折衝郎將吐蕃犯京師代宗幸陝以扈從功累封河間郡公吐蕃歲犯邊君牙勸耕講戰以爲備戎不能侵卒官贈司空初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擿簿書以盜沒公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乃與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遽釋吏引爲上

河間府志

卷之十

人物上

三十

客留月餘以五百縑爲謝

袁高字公頤恕己之孫少忼慨有節尚擢進士第代宗時累遷給事中建中中拜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長史復拜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爲饒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誼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社失守天下疣痂朝廷不實以法惟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翰等不悅命舍人作詔詔出高執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爲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羣願食其肉且不厭漢法三光不明雨

旱不時皆宰相罪小者免大者戮杞罪當萬誅  
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今復拜刺史誠失  
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朕已再赦對曰杞  
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有餘赦者止赦其罪不宜  
授刺史願問外廷並敕中人聽於羣議若億兆異  
臣之言臣請前死諫官亦力爭帝前帝曰與上佐  
可乎羣臣奉詔翌日遣使慰高曰朕惟卿言切  
已如奏太子少保韋倫曰高言勁挺自是陛下  
良臣宜加優禮貞元二年帝以大盜後關輔百姓  
貧田多荒蕪詔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勸課量地

給牛不滿五十畝不給高以爲聖心所憂乃在窮  
乏今田不及五十畝卽是窮人請兩戶共給一牛  
從之卒年六十中外悵惜憲宗時李吉甫言其忠  
謇特贈禮部尚書

高瑀蓀人少沉邃喜言兵釋褐右金吾曹參軍又  
以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忠武節度使州比水旱瑀  
相地宜築堤墉百八十里時其鍾洩民賴不饑再  
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空瑀寬和居官無赫  
赫譽所至稱治人人懷之

高郢字公楚蓀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天寶末大盜

據京師父伯祥爲好時尉爲盜執將刑郢年十五披髮解衣請代死盜義之俱得釋長有文章規矩自立不干貴幸嘗知貢舉擢班肅第一時以爲得人以太常爲相其子定辨慧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謂伐耶對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是應天順人乎郢異之

張濬字禹川河間人隱居金鳳山黃巢亂僖宗召濬拜諫議大夫時王敬武在平盧軍已臣賊濬諭以君臣大分敬武愧謝引軍從濬而西乾寧中濬致仕居洛聞劉季述亂徒步泣諭張全義謀王室之難朱全忠劫昭宗東遷以濬唐舊臣不附已惡之爲所殺